

克勞塞維茨「作戰重心」之研究 ——以1941年巴巴羅薩作戰為例

作者簡介



郭春龍上校，陸軍官校76年班、陸院86年班、陸院戰研班87年班、國防管理學院決策科學研究所碩士；曾任排、連、營長、科長、教官，現任職於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軍事理論組。

提要>>>

- 一、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的基本目的是擊敗敵人，打倒（毀滅）敵人，而「重心」是物質質量的最大集中點，打擊而殲滅敵人，或打擊後敵人即不能不屈服，此種打擊，克氏認為要指向敵人的「重心」。
- 二、戰爭計畫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就是要儘量把敵人兵力重心歸納成一個對這些「重心」的打擊，儘可能採取集中的行動；第二，快速行動，如無充分理由，絕不停止，也不繞越。
- 三、克氏「重心」的中心概念在於己方所要攻擊敵方的關鍵點、要害處，著重打擊重心產生的「效能」，以「系統性、效果」為著眼的思考，一旦擊潰了，就可以立即決定勝負。
- 四、擬定作戰計畫時應運用作戰重心概念，消弭政治與軍事目標間的衝突。希特勒所犯的第一大錯就是對蘇俄的資源和紅軍的戰鬥素質估計過低，一味



追求華而不實的政略目標，同時誤判重心而浪費時間。

五、希特勒逐次轉換戰略目標，兵力重點指向隨之不斷更替，加大後勤補給的困難度，影響補給運送。因此，決策者必須以敵人整體「重心」為打擊對象，傾全力予以打擊之，以贏得全面勝利。

關鍵詞：1941年德蘇戰役、巴巴羅薩作戰、重心、戰略目標、作戰目的

前言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這兩部戰爭理論鉅著，被世人稱為東、西方的「兵家經典」，對世界戰爭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軍事理論上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辨證的思想方法，運用到戰爭的研究中，從而揭示戰爭的發展及其變化的內在動力¹。《戰爭論》內容幾乎論及有關戰爭問題的一切領域，其闡述戰爭和戰爭指導的許多基本原理，不僅對東、西方軍事理論有深遠的影響，甚至在21世紀的時代亦有其重要性。近20餘年來，美軍一直努力想要瞭解克氏所提出「重心」（Center of Gravity ,COG）之概念，陸續

發表在其各軍事刊物中，並實際運用於作戰中，引發對「重心」之論證²。

在發動征俄作戰前，德軍在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指揮下，以「閃擊戰」橫掃歐洲獲得輝煌的勝利³。但1941年6月22日當德軍依據「元首訓令第21號」，進行巴巴羅薩（紅鬍子）（Barbarossa Operation）作戰後⁴，為何在入侵蘇俄6個月的節節勝利後，反在莫斯科郊外停止不進？迨至1945年先受挫於蘇軍，繼受盟軍於意大利及法國西岸登陸，遭前後夾擊而導致全面潰滅。是何原因導致德軍的失敗？因此，本文從克勞塞維茨「重心」之角度，探究1941年希特勒征俄之役，論述「重心」對本戰役之影響。

- 1 胡敏遠，〈從克勞塞維茨的觀點論析野戰戰略的攻守勢作戰〉《國防雜誌》，第20卷第7期，2005年7月，頁5。
- 2 「作戰重心」的首次運用出現在1986年版的美陸軍野戰教則100-5「作戰要綱」中。參見Lt Col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Reining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Concept", Document created: 1 June 03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 Summer 2003。http://www.airpower.au.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3/sum03/echevarria.html
- 3 在希特勒的指揮下，德軍在22天征服波蘭，1天內征服丹麥，23天內征服挪威，5天內征服荷蘭，18天征服比利時，39天征服法國，12天征服南斯拉夫，21天征服希臘，11天內征服克里特島。
- 4 紅鬍子計畫（Barbarossa Operation），乃德軍進攻蘇俄之祕密名稱。紅鬍子為意大利語，紅鬍之意，亦為神聖羅馬皇帝，德國神聖武人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之綽號，參見舒孝煌、耿直著，《二戰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4年），頁55。

「重心」的意涵與詮釋

一、戰爭論中「重心」的意涵

克氏提出「戰爭為政治的延續」，在一切環境下，戰爭都不應視為一種獨立的事件，而是一種政治工具⁵。戰爭的基本目的是擊敗敵人，打倒（毀滅）敵人，是戰爭的唯一目標⁶。在《戰爭論》中，「重心」一詞出現超過50次，但並非全都指涉軍事概念⁷。其第六篇第二十七章「戰區的防禦」，最先提出在質量最密集集中處，經常可找到一個「重心」，它對於打擊構成最有效的目標。打擊而殲滅敵人，或打擊後敵人即不能不屈服，此種打擊，克氏認為要指向敵人的「重心」；在力學中，「重心」是物質質量的最大集中點，對於一個物體「重心」所作的震盪經常能產生最大效果，最有效的打擊是使用所有力量的「重心」來打擊⁸。

另在第八篇第四章中，克氏認為「重心」是一切動力和運動的樞紐，所有一切事情的依賴，都是我們一切力量所應指向之點。在戰爭中，一旦敵人因受打擊而喪失了平衡，即毫不猶豫針對這個方向繼續

突進，不讓他再有恢復的機會。換言之，勝利者必須常以敵人全體的「重心」，為打擊對象，經常不斷找出其權力「重心」所在，傾全力予以打擊，以贏得全面勝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將敵人擊敗⁹。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等，重心是他們的軍隊，假使軍隊被毀滅，則其在歷史中也會變成失敗者。在內爭威脅的國家中，重心通常就是首都，如1872年的巴黎。一個受保護的小國，其重心通常放在這些同盟國的軍隊，如1805年的奧地利及1807年的普魯士依賴俄軍的救援。數國結為同盟時，以彼此的利益的集中點為重心。全民抗戰中，則為領袖人物和公眾意見¹⁰為重心。

「重心」它描述出敵人最弱的一環及攻擊能發揮其決定性作用的一點，戰爭的每一層級都有一個或數個「重心」，若一個物體上有數個「重心」，要使它移動，則需將力量施於所有「重心」¹¹。為有效把握打擊敵人「重心」，首先消滅敵人的軍隊，其次儘可能集中行動把敵人的力量歸結可能少數的「重心」，歸結為一次主

5 Carl Von Clausewitz,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and eds., "On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7.

6 On war, p.595.

7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p. 2.

8 On War, p.p.485~486.

9 On War, p.683.

10 On War, p.p.595~596.

11 John A. Warden III, The Air Campaign: Planning for Comb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Fort Lesley J. McNair Washington, DC 1988), p.9.



要行動；最後，迅速行動，力爭速戰速決¹²。以機械力學的角度檢視「重心」，「重心」不一定是力量最為集中處，而是體系取得平衡的中心點，打擊此一點將導致體系失去平衡與穩定，進而產生崩潰與瓦解的效果¹³。

整個戰爭計畫是一切的指導方針，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就是要儘量把敵人兵力重心歸納成少數幾個，儘可能只保留一個「重心」；另方面對這些「重心」的打擊，儘可能採取集中的行動。第二，儘可能快速行動，如無充分理由，絕不停止，也不繞越¹⁴。故草擬戰爭計畫，應察知敵人武力的各「重心」，並儘可能將其歸納成一個；同時，凡對這一「重心」所使用的諸兵力，應集中於一次主要的行動上¹⁵。

戰略判斷的主要部分，就是明辨敵軍兵力的「重心」和確定其勢力範圍。一個戰區，無論其大小（含兵力），代表一種在其中可發現一個單獨「重心」的單位，在那一點上的勝利，就其充分意識言，就是等於這個作戰地區的防禦。克氏提及：勝利的規模，隨著勝利本身的規模而變化，且看被擊敗兵力的大小而定，若欲產

生最廣大有利的衝擊，則打擊必須針對被確認是敵軍最大集中的地區；用於打擊的兵力愈大，其效果愈確實，此為「重心」之概念¹⁶。

二、美方對重心之詮釋

（一）準則

美軍聯合作戰準則第5-0篇（Doctrine for Planning Operations）將重心界定為：軍事武力用以產生其行動自由、有生戰力或作戰意志的特點、能力或地區¹⁷。同時也強調重心與關鍵弱點聯結的重要性，透過弱點對整體系統的攻勢才能發揮效用¹⁸。對海軍陸戰隊言，使用較小的部隊，打擊敵人的弱點，贏得戰爭的勝利，而敵人的「作戰重心」就是任何「力量的泉源」（any important sources of strength）¹⁹；就空軍準則言，「作戰重心」是指作戰中，戰略、戰術攻擊的關鍵性資產（目標）（critical points that it can attack with its bombing assets）；而對陸軍準則言，敵人的作戰重心是指「戰力的泉源」（source of strength）²⁰。海軍的準則界定重心為敵人持續軍事作戰所不可或缺的要害，該要素為其戰力之泉源，惟其本身並不需要具有強大的力量，而重心亦只

12 薛國安，《孫子兵法與戰爭論比較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頁161～163。

13 謝奕旭，〈克勞塞維茨重心的重新詮釋與現代戰爭〉《復興崗學報》，第87期，民國95年，頁255。

14 On War, p.710.

15 On War, p.712.

16 On War, p.p.543～544.

1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Publication 5-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7 September 2006), p.p. IV9～10.

18 Ibid., p.p. IV11～12.

1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ine Corps Doctrinal Publication 1, (Warfighting, 20 June 1997), p.p.45～47.

20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3/sum03/echevarria.html>

有一個²¹。

(二)學者專家

美軍事專家Antulio J. Echevarria II認為克氏的重心概念是以敵人的整個體系或結構來定義重心，而非戰爭層級²²。

John A. Warden III對「重心」的定義為「敵人最感痛苦之處，對於該要點所發動的攻擊，將最有可能產生決定性戰果」。其主要論述為，空中戰力具有藉平行攻擊，同時打擊敵軍「重心」的獨特能力，相對於採取連續或序列打擊方式，空中戰力更能藉壓倒性戰力癱瘓敵人，並達到主宰戰場的目標²³。而海軍戰院教授Donald Chisholm認為克氏的重心是指一旦能力被降低或摧毀，敵人就無法行動自如，因此如何選擇敵人重心影響作戰至為重要²⁴。

另戰爭學院的Joseph L. Strange教授將重心定義為：「心理或實體戰力、火力和抵抗力的主要來源」是創造部隊執行或完成任務或目標所需關鍵武力或戰力的力量來源²⁵。

從美軍準則與學者專家的觀點可知，美方雖有聯戰準則對重心之共識，但各軍種因面臨狀況不同，故其對重心之意涵與理解亦不相同。然對重心之分析與重要卻彰顯於作戰計畫中，故其聯戰準則（Joint Publication）5-0聯戰計畫作為（Joint Operational Planning）明確指出「在作戰規劃過程中，聯合部隊指揮官、參謀群面臨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確認友軍和敵人的重心」²⁶。稱此為最重要的任務，其原因在於「拙劣和倉促分析所獲得

21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y Warfare,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the Navy, March 1994), p.35.

22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KNN/is_35/ai_n8563303/?tag=content;coll

23 John A. Warden III在主張空中作戰選擇依現代的環境及發展，可概分為「五個戰略環」（Five Strategic Rings）或「重心」，其優先順序最重要的是敵人的「領導」（Leadership），第二環為「關鍵性生產」（Key Production），第三環「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第四環「人口」（Population），第五環「野戰兵力」（Fielded Military Forces）如第一次波灣戰爭「作戰重心」是打擊伊軍之「重心」結合作戰計畫納入此五個戰略環，中心環為打擊領導中心：指作戰全程均攻擊海珊及其部隊作戰指揮中心，目的在孤立海珊，使其無法指揮部隊；第二環關鍵性生產設施係指電力系統；第三環基礎設施，為連接巴格達與巴斯拉間的鐵路與橋樑，目的在斷絕彼此間的聯繫；第四環為人民，透過心理作戰瓦解伊軍心防；最後一環則為野戰部隊，計畫是解除海珊對此地區的威脅，如共和衛隊、導彈、攻擊機等。

參見John A. Warden III原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論空戰—作戰計畫》（The Air Campaign: Planning for Combat）（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5年10月），頁xxxv-xxii。

24 Donald Chisholm, "The Risk of Optimism in the Conduct of War", Parameters, Vol. 34, No. 4 (Winter 2003-2004), p.117.

25 Colonel Dale C. Eikmeier, "Center of Gravity Analysi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4 (July-August 2004), p. 2.

2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Publication 5-0, Joint Operational Planning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 August 2005), p.p. IV-8.



的錯誤結論，可能會造成諸如部隊難以可接受的代價，達成戰略和作戰目標等嚴重後果²⁷。」

三、中共與我國對重心之詮釋

(一)中共

論述「重心」是指一支武裝部隊的力量的泉源或平衡之所在，亦即其從中獲得行動自由，實際力量或戰鬥意志的特點、能力或者部位。「重心」是一切戰役籌劃的關鍵，集中力量打擊「重心」是戰役行動的核心和焦點，也是通向勝利的最迅速可靠途徑。通常「重心」分為戰略、戰役及戰術重心三種。戰略重心指的是國家意志或民眾輿論、國家聯盟、工業基地、戰略資源、戰略預備隊、導彈部隊、國家指揮中心。而戰役重心是指敵重兵集團、指揮控制中心、大規模殺傷武器系統、後勤基地、交通線等。另一階層戰術重心是指戰術指揮所、防禦體系中的關鍵陣地、戰鬥隊形中的二梯隊、預備隊、某一戰鬥支援兵種等²⁸。指揮官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戰區內廣泛蒐集情報，綜合分析所有資訊，首先找出敵方的戰略和戰役重心，然後集中聯合部隊的各種力量實施打擊，爭取速戰速決²⁹。

(二)我國

根據聯合作戰戰役計畫教則（草案JP5.2），作戰重心之概念，於設計戰役和主要作戰過程中，就如同一件有用的分

析工具，協助聯合戰役指揮官和所屬參謀，分析友軍和敵軍戰力的泉源及特弱點³⁰。而聯合作戰—規劃教則（草案JP5）內容說明，作戰重心係一個作戰系統之特性、能力與力量泉源的集合點，可發揮有形戰力及行動自由與意志等無形戰力。作戰重心與作戰目標密切相關，作戰重心亦隨作戰目標之改變而變化；於戰略層級，作戰重心可為作戰軍隊或友盟國家、政治或軍事領導人、軍事重要能力及國家意志。敵、我軍作戰重心為軍事所望戰果、任務及目標之規劃基礎³¹。故作戰重心具有之特性（如圖一）。

由前述說明可知相關各國對重心之詮釋，無論是美軍、中共與我國對「重心」之論述經時空的演進，雖有所不同，但實質上殊途同歸，均是以克氏論述之「重心」為源頭，期在作戰時能於所望時間、空間及目的上，對敵重心發揮優勢戰力，以癱瘓、降低、摧毀敵作戰能力之觀點均屬一致。總而言之，克氏「重心」的中心概念在於己方所要攻擊敵方的關鍵點、要害處，著重打擊重心產生的「效能」，以「系統性、效果」為著眼的思考，一旦擊潰了，就可以立即決定勝負。故「重心」是一切作戰籌劃的中心，是克敵制勝的關鍵。

1941年德蘇作戰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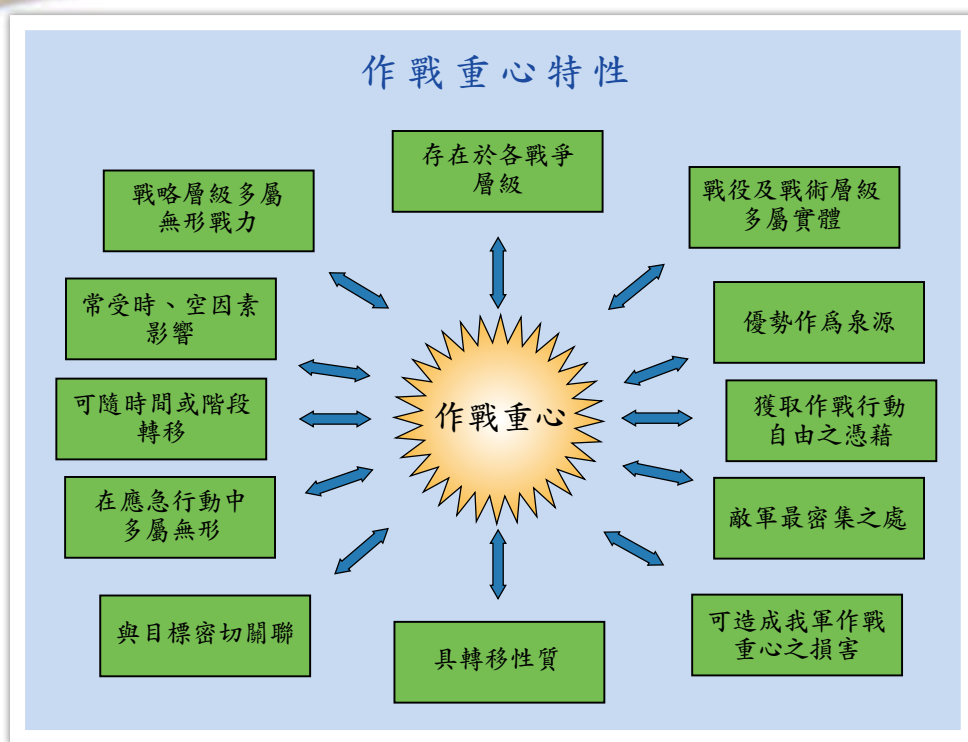
27 Ibid., p.p. IV-8.

28 王啟明、陳鋒主編，《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軍官必讀手冊》（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8年8月），頁452～453。

29 張永紅著，《硬戰爭》（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2月），頁284。

30 國防部，《聯合戰役計畫教則（草案）》（臺北：國防部頒，民國98年9月），頁3-26。

31 國防部，《聯合作戰—規劃教則（草案）》（臺北：國防部頒，民國98年4月），頁3-5、3-6。



圖一 作戰重心特性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戰役計畫教則（草案）》（臺北：國防部頒，民國98年9月），頁3-5。

一、希特勒之戰略指導

希特勒決心對蘇作戰，係於洞悉對英本土進攻之困難，又深恐蘇聯將來成為英國之盟國，遂意圖擊潰蘇聯³²。而德國在國防經濟上最感缺乏的資源，如糧食、石油、鐵礦石和鎳，都可以由蘇俄、瑞典和芬蘭等地獲得，故在攻蘇的戰爭指導上，便置重點於國防經濟上的奪取³³。其認為

占領南部俄羅斯和完全據有波羅的海的支配權，在國防經濟上，不但可降低蘇俄的戰爭潛力，且可增加德國的戰爭資源，以應付未來對英國可能產生的長期戰爭³⁴。故希特勒在作戰計畫的著眼，純粹以國防經濟和權力政策為中心，使德軍作離心的部署，重點擺在最外兩翼，以史達林格勒和列寧格勒為目標，運用外翼的兩個強大

32 實踐學社編，《德蘇戰史之梗概，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十）》（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頁34～35。

33 Waltew Gorlitz原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德國參謀本部》（Klein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eralstabes）（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民國65年12月），頁35～36。

34 實踐學社編，《希特勒征俄失敗史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二十）》（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頁41。



兵團，採飛躍的運動和迅速的追擊，一舉達到阿斯特拉干經伏爾加河，迄亞爾干格爾之線³⁵（如圖二）。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下命令研究對蘇作戰之計畫，0731日希特勒又指示陸軍總部司令（O.K.H）策定作戰計畫，陸軍總部考慮和狀況判斷，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各兵團宜於分離展開，主張應以主力編成強大的突進兵團，由華沙向莫斯科突進，將兵力分成三個集團，北方集團軍指向列寧格勒，中央集團軍經明斯克指向斯

摩棱斯克，南方集團軍重點指向基輔至烏克蘭間地區，並在1205日向希特勒提出報告³⁶。希特勒大致同意陸軍提出的計畫，但加入其意見：「德軍進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粉碎俄軍，因此快速部隊宜使用於北部兩集團軍的各內翼，北方集團軍應力求能完全包圍在波羅的海沿岸敵軍；指向莫斯科的中央軍集團，須以有力的一部向北方旋迴；由普利彼特沼澤地南方進攻的集團軍，應依狀況以一部兵力由羅馬尼亞開進，力求由北方完全包圍在烏克蘭的



圖二 希特勒攻蘇作戰構想要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實踐學社編，《特特勒征俄失敗史研究參考資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二一）》（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頁57。

36 實踐學社編，《痛定思痛》（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頁340～341。

敵人，而德軍究竟應在北方或南方將完全包圍之蘇軍主力殲滅後，再向莫斯科前進，抑或直向莫斯科東方地區前進，俟當時戰況而定，最緊要的是使蘇軍不能在其後方重新占領堅固陣地³⁷。」最後決定兵力及部署（如圖三、表一）。

二、作戰經過

1941年6月22日拂曉，德軍開始全面突擊，戰況以時間概述如下：

(一)6月份作戰

1.中央集團軍：以南北2個裝甲軍團，29日對比利亞斯托克～伏爾基維克地區及明斯克地區形成雙重包圍，明斯克包圍戰於0709日結束，估計約有俄軍22個步兵師、8個裝甲師、6個摩托化師和幾個騎兵師被殲滅，計俘獲328,898人、戰車3,332輛、火炮1,809門。完成明斯克之包圍作戰後，又指示斯摩棱斯克為追擊目標。

2.北方集團軍：以兩個軍團（左18軍團，右16軍團、第4裝甲兵團）向目標突進，勢如破竹，29日攻占里加，在杜味納河南岸，殲滅俄軍15個師。

3.南方集團軍：到6月30日始到達羅夫羅一羅夫

（稜堡）之線

(二)7月份作戰—史達林防線之突破³⁸

1.中央集團軍：最初23天，德軍前進440哩（直線）到莫斯科的路程已走了2/3，共俘獲戰俘30萬人、戰車2,031輛、



圖三 陸軍總部之作戰計畫

資料來源：實踐學社編，〈普利彼特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十九）》（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附圖三，參考繪製。

37 同註34，頁61。

38 General Wladyslaw Anders原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失敗史》（Hitler's Defeat in Russia）（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47年7月），頁33。



表一 「巴巴羅薩」作戰德軍兵力

軍 種		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														空軍		
集 團		南集團軍（倫德斯特）					中央集團軍（波克）				北集團軍（李斯特）							
軍 級 單 位	第 6 軍	第 17 軍	機 甲 兵 團	羅 馬 尼 亞 軍	匈 牙 利 軍	第 4 軍	第 9 軍	第 2 軍	機 甲 兵 團 × 2	古 德 林 、 霍 斯	蒲 許 軍	凱 布 勒 軍	機 甲 兵 團	芬 蘭 軍	福 根 霍 爾 得 軍	4 個 航 空 隊		
師單 級位	約 4 0 ～ 50個師		戰 車4～ 6個師		50個師	9個師	約60個師		裝2師 摩2師		約 4 0 個 師		16個軍	共14個師	7個師			
集中地	盧布林地區			普魯河	捷克	華沙地區					東普魯士				比薩摩			
任 務	一、突破俄軍南方之史達林防線進入烏克蘭、以基輔、卡爾科夫為主作戰目標。 二、自羅馬尼亞沿黑海北岸奪取敖德薩及聶伯河三角洲。 三、爾後奪取頓內次地區及克里米亞。									由明斯克、斯摩稜斯克向莫斯科攻擊。			由東普魯士東北地區攻擊，奪取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突破北俄之史達林防線，占領列寧格勒。			奪取拉多加湖後，南下與德軍會合。		自芬蘭北部攻占摩爾曼斯及白海沿岸。
附 記	軍約由20個師編成。機甲兵團約由4個以上之裝甲師編成。 機甲軍約由2個裝甲軍及1個摩托化步兵師編成；裝甲師每師有戰車400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火炮1,918門。

2.北方集團軍：7月5日在奧斯托夫附近突破史達林防線，接著就攻占了奧斯托夫，區分兩個縱隊，左縱隊企圖切斷列寧格勒退路，右縱隊18日進展至排魯士湖的周邊地區，雙方激戰至25日，告一段落。

3.南方集團軍：17日突破史達林防線。16日希特勒頒布「第33號訓令」其內容大要為：中央集團軍之右翼，包括第2裝甲兵團在內，轉向南方攻擊，與南方集團軍協力殲滅俄之第5兵團。中央集團軍之左翼的第3裝甲兵團，向東北攻擊，以切斷莫斯科至列寧格勒的交通線，並掩護北方集團軍的右翼，陸軍總部和中央集團

軍為之震驚，因為分散了指向莫斯科軸線上的主力。不得已，陸軍總部遂以裝甲部隊需要整補為由，呈請延期兩週實施。這個請求之目的有二，其一是使第2、3裝甲兵團仍留於向莫斯科前進的軸線上。另外則是藉時間以說服希特勒，收回成命，但希特勒始終堅拒收回成命。因為希特勒的興趣完全沒有放在莫斯科方面，最關心的還是列寧格勒。在缺乏裝甲兵團的戰力下，中央集團軍方面，只得將戰略攻勢改為戰略守勢作戰。

(三)8月份作戰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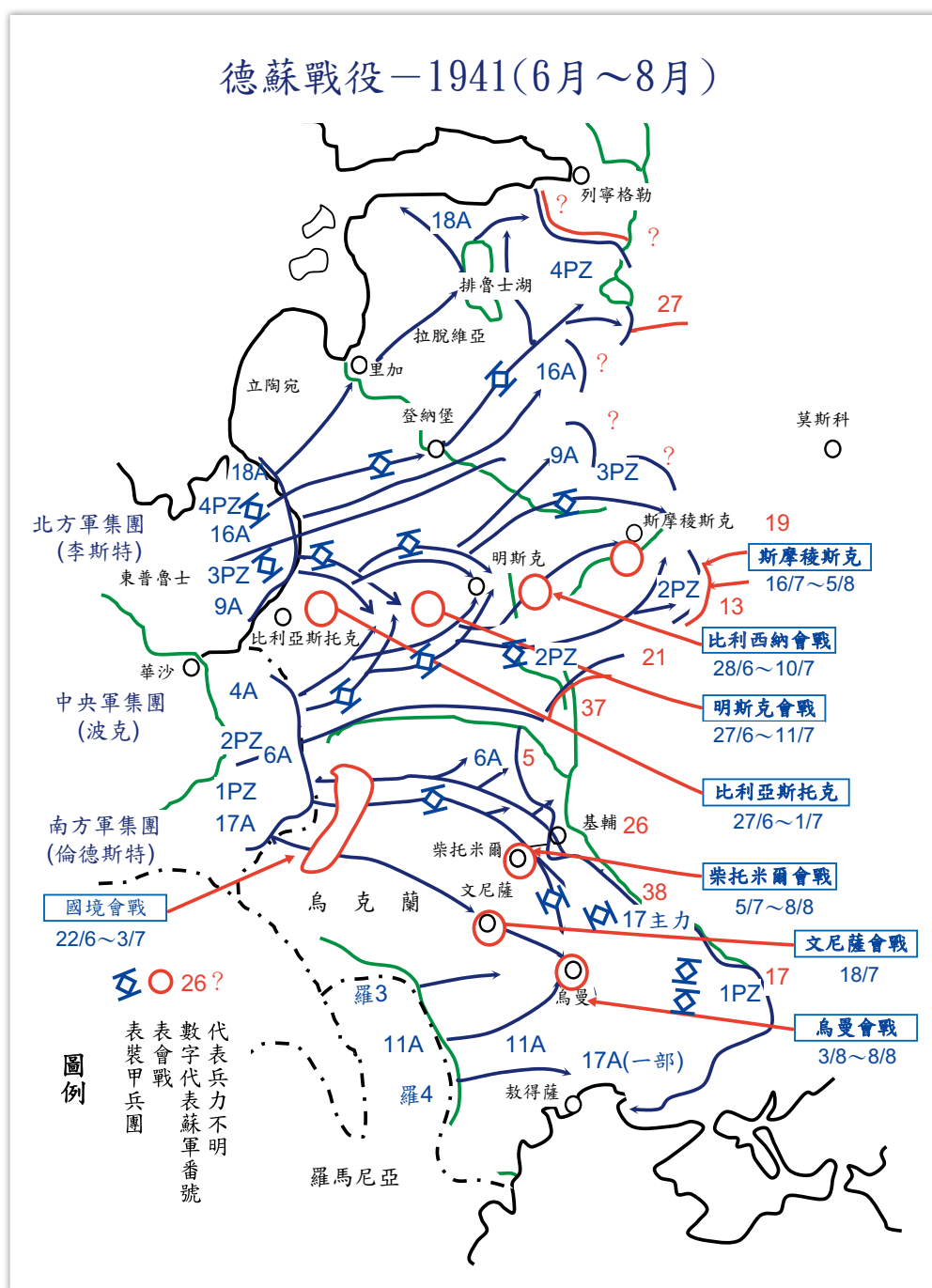
1.中央集團軍：8日間古德林兵團在羅斯拉弗爾地區包圍並俘虜俄軍3萬8千人。19日攻陷荷美爾地區，切斷俄軍連絡

39 於下頁。

線。另普里配特大沼澤地區，蘇俄的第5軍團仍未被殲滅，對德軍構成嚴重威脅。

2.北方集團軍：8月中旬集團軍的右

翼在斯塔拉雅俄沙地區，有3、4個師的俄軍已滲入德軍陣地，爾德將軍甚至在他的日記曾經有過下列的記載：「就整



圖四 1941年6-8月作戰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實踐學社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二一）》（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附圖13，參考繪製。



個情況來說，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我們對於俄國的實力，實在未免估計得太低。他們曾經以堅強無比的決心，對戰爭繼續不斷準備，這也正是極權國家的特性。現在德軍卻已經發現有260個師的番號」。

3.南方集團軍：9日將俄軍約22個師，包圍在烏曼的附近，其中有含6個裝甲師。據估計，在這一戰役俄軍戰死人數在20萬左右，被俘者約為10萬人，其中包括蘇俄第6和第12軍團的司令⁴⁰。21日希特勒頒發「第34號訓令」。其內容大要如下：陸軍總部8月18日之建議，主張應繼續向東進攻，與本人的意圖完全不符合。應該占領克里米亞和頓河盆地，和切斷高加索對俄國石油的供應；同時孤立列寧格勒，並與芬蘭軍直接接觸。中央集團軍暫取守勢，南翼（第4軍團）軍團與南方集團軍協力，包圍俄之第5兵團，左翼第3裝甲兵團繼續推進，與北方集團軍右翼在托羅配斯特附近會師，企圖對列寧格勒實施圍攻作戰（6～8月作戰如圖四）。

（四）9月份作戰⁴¹（如圖五）

1.中央集團軍：根據「第34號訓令」，兵力抽調後集團軍僅能取守勢。

2.北方集團軍：9月初，慢慢接近華爾德山地（列寧格勒西方），於列寧格勒的周圍地區，縮緊包圍圈，因俄軍不斷逆

襲攻勢進展遲緩。

3.南方集團軍：19日攻占基輔，21日再攻占克拉斯羅格拉德（基羅夫格勒）。基輔會戰，共俘俄軍65萬人、火炮3,500餘門、戰車900餘輛。俄西南方面軍總司令和參謀長均戰死，俄第5兵團司令被俘。希特勒認為「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會戰」。德陸軍參謀長則認為是「東戰場第一個最大的戰略錯誤」。當基輔會戰正進行希特勒頒發「第35號訓令」，其內容大要為：迅速集中中央集團軍的兵力，向莫斯科發起決定性的攻擊。預定9月底開始攻勢，先對懷茨馬地區兩翼迂迴攻擊，乘勝追擊直趨莫斯科。南北兩集團軍，應抽調兵力增強中央集團軍，並掩護中央集團軍兩翼側。此命令雖符將領的願望，但全般情況已有所變異，德軍主力分散，集中需要多時，戰力損失甚大；而俄軍則有大批兵力（員）投入戰場，工事陣地也已增強。

（五）10月份作戰

1.中央集團軍：18日距莫斯科僅60哩。20日大雨部隊陷在泥濘道路中，動彈不得，而蘇俄部隊傾全力投入作戰，保衛首都莫斯科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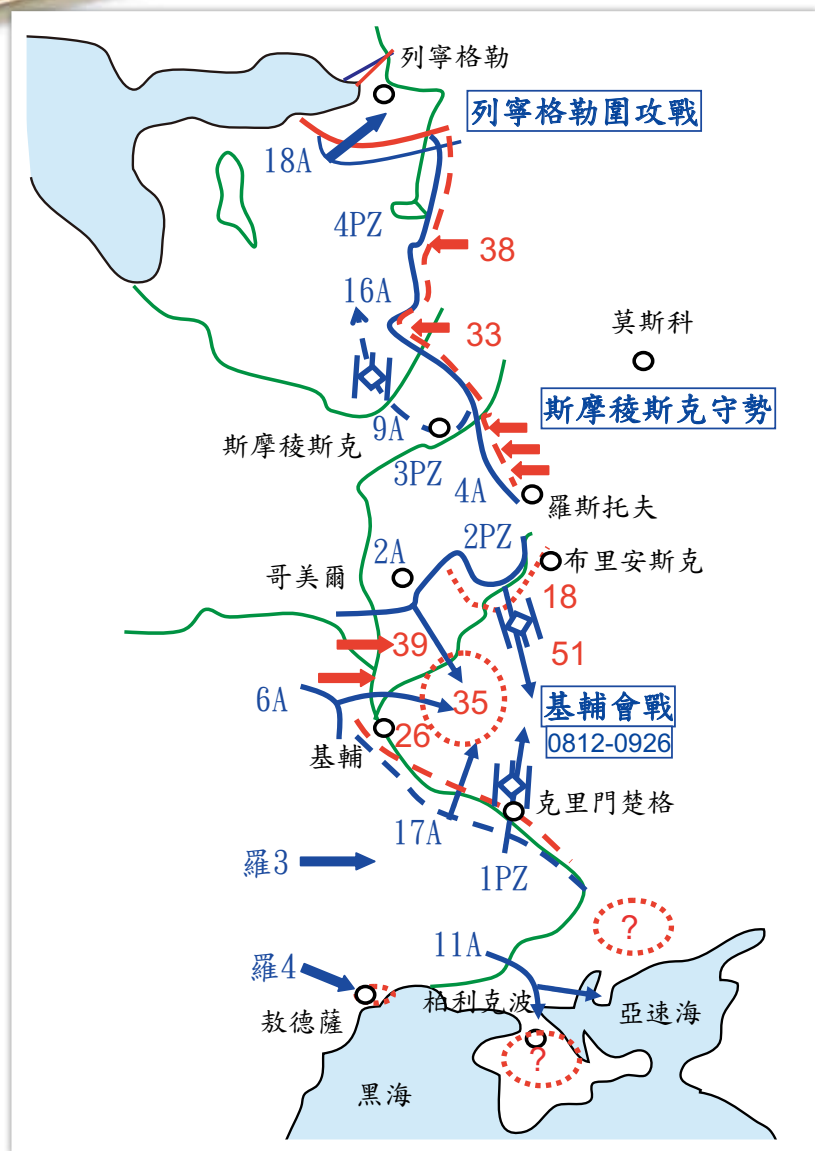
2.北方集團軍：除在阿斯特希可夫與中央集團軍取得聯繫外，把芬蘭灣內的俄軍全部肅清，同時又攻占幾個島

39 Arbeitskreis für Wwhrforschung 原著，鈕先鍾譯，《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上）》（Decisive Battles of WWII）（臺北：星光出版社，民國83年12月），頁198。

40 同註38，頁38。

41 同註39，頁198～199。

42 本階段作戰中央集團軍已前進150哩。在這個緊急關頭，蘇聯政府暫移到庫比雪夫（莫斯科東方約850公里處），惟史達林卻仍留在莫斯科。蘇俄的高級將領也有重要的調動。布地尼元帥被召回改由提摩盛科元帥接替，至於莫斯科方面軍的總司令一職，就改由朱可夫元帥升任。



圖五 1941年8~9月作戰要圖

資料來源：實踐學社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二一）》（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附圖18，參考繪製。

嶼。

3.南方集團軍：至24日止，第6軍團攻占卡爾科夫前緣。第17軍團到達頓尼茨河南岸周邊地區。第1裝甲兵團攻占斯達林羅，並轉向羅斯托夫。

(六)11月份作戰

1.中央集團軍：在18~20日為擊退俄軍逆襲數度苦戰。23日集團軍最北翼的克林，已被攻下，同時第2軍團在20日占領提門。第2裝甲軍團轉向柯羅門拉進攻。

2.北方集團軍：持續對列寧格勒攻擊。

3.南方集團軍：軍團補給困難，部隊疲憊，11月底發動最後一次的總攻，雖已推進至距離莫斯科城只有14哩遠的地點並迂迴至圖拉，卻無法占領，未能切斷它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繫。

(七)12月份作戰（如圖六）

德軍的大攻勢已被凍結。因儘管俄軍的強烈抵抗，可是真正使德軍束手無策的，卻還是俄羅斯的冬天，12月6日在提克芬附近，溫度已經降到了零下36度，德軍凍死的人很多。整個的前線從芬蘭灣一直到黑海，德軍都開始頓挫不前，既沒攻下列寧格勒，又沒攻下莫斯科。而後在俄國冬天萬分艱苦的環境中，差不多有3個多月的時間，衣裝單薄的德軍一直在受著敵人的攻擊，

希特勒甚至拒絕一切縮短或拉直戰線的建議，他的命令：「部隊不准後退一步，每一個人就戰死在他現有的位置上⁴³。」所以當俄軍突入德軍第二、第四、第九軍團部分防線後，德軍仍未撤退，最後俄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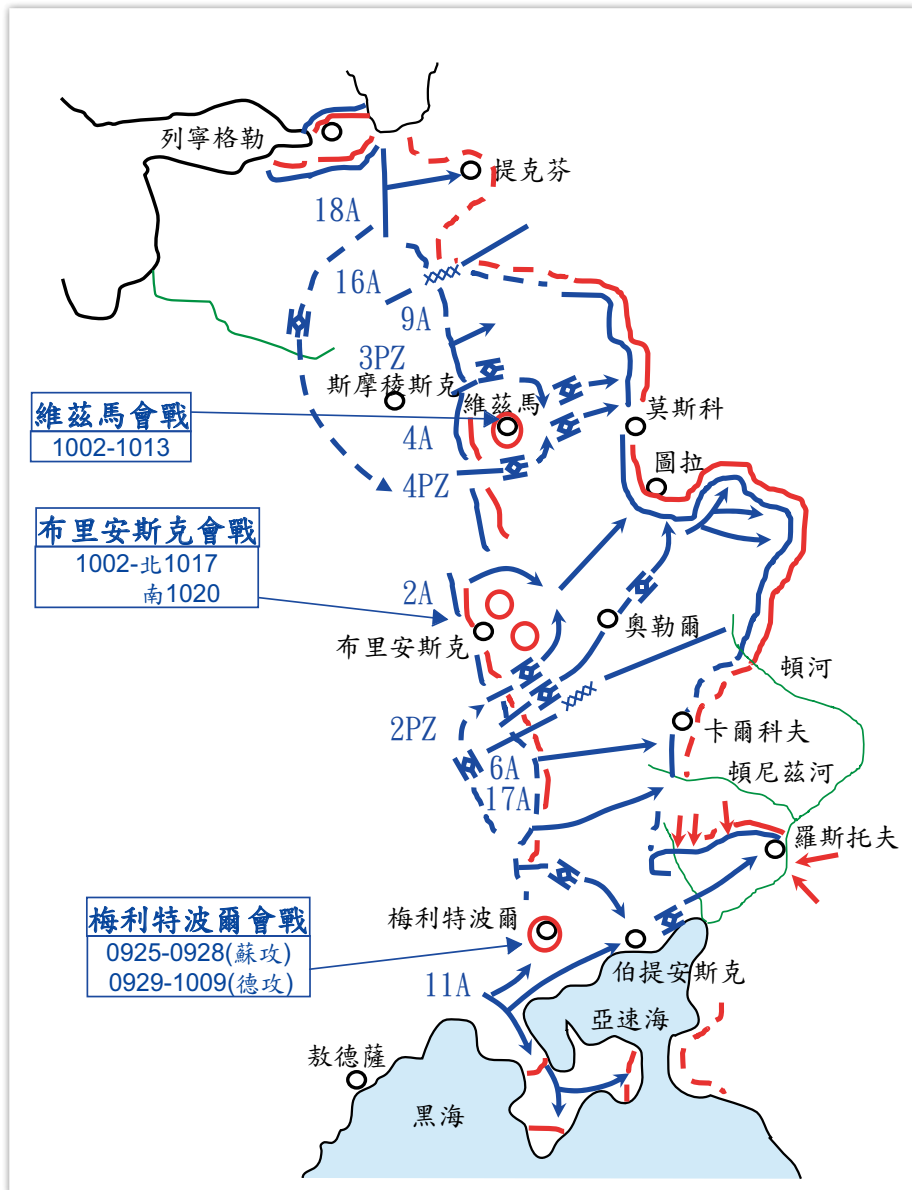
43 於下頁。



在弗爾克何夫河上建立寬達30哩的橋頭陣地，俄軍也再無力把它擴大，而德軍也無力把它剷除掉，這情形一直拖到1942年6月間才改變⁴⁴。

從「重心」析論 1941年巴巴羅薩 作戰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說：「不能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將必重演。」故為將者必須熟悉戰爭的規律——必然性與或然性，始能推知未來戰爭的特性，從而有效地利用這些特性指揮作戰。戰略家的基本問題即為找到「重心」之所在，然後再指導軍事力量向它推動。作為決策者不僅要善於辨識敵人的「重心」，而且更要善於集中兵力予以致命的一擊，只有不斷尋找敵人力量的核心，向他投入全部力



圖六 1941年10月初-12月初莫斯科爭奪戰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實踐學社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二一）》（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2月），附圖23，參考繪製。

43 1220日古德林將前線的情況報告希特勒，希望同意把第2裝甲兵團和第2兵團撤退到蘇夏河和阿卡河之線，加以設防，撤退是早已在進行之中，希特勒卻回答他說：「軍隊應該就原地停止，然後掘壕固守，不准放棄尺寸土地」。而後在25日古德林眼見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於是來不及報告集團軍總部，就開始向阿卡、蘇夏之線撤退，希特勒立即將古德林免職。

44 同註38，頁54～57。

量，以求獲得全勝，才能真正擊敗敵人。以下從「重心」角度析論之：

一、作戰計畫應找出適當的「重心」—政治與軍事目標

鑑定及確立適當的重心和關鍵的脆弱點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敵關鍵脆弱點即是其關鍵能力或重心，當其具有缺陷、易遭受癱瘓、阻絕作戰、或某種程度的攻擊，均將對敵構成重大危害，而具有決定性或顯著戰果。克氏言：戰爭計畫必須有一個單一的最後目標，而一切兵力和行動的指向均須以此為優先。為對付同一重心，應盡一切努力以保持主要行動方面的優勢，一切愈簡單，愈少發生偶然事件，則此優勢作為即亦愈能達成⁴⁵。

本戰役希特勒的戰略目標主要是以政治和經濟的考慮為基礎，故選定列寧格勒與史達林格勒這兩個共黨發祥地；然陸軍總部卻認為必須先擊敗紅軍，然後才能征服和保住這些極其重要的戰略區域，且只有在驅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迫使紅軍主力接受會戰，因為莫斯科是蘇俄權力的集中點。但不幸的是德國的作戰計畫卻是兩者的折衷案，希特勒雖堅持其自己的戰略觀念，但卻又同意採取陸軍總部的建議，這種基本戰略的分歧，才使德國的作

戰在最後遭到挫敗⁴⁷。故在擬定作戰計畫時應在每一場戰爭或作戰行動中運用「重心」概念，以消弭或減少敵「重心」與「政治／軍事目標」間的衝突。

二、作戰目的達成「重心」方法

所謂作戰目的，乃指企圖在作戰中達成的目的而言；根據這個目的，然後決定所要的作戰目標，考量以如何的觀念，去指揮作戰，以及期待想要達到何種的成果⁴⁸。克氏曾明確指出，要想征服俄國，就必須利用其內部的分裂效力。列寧亦說：「在全國人口的大多數都是被壓迫之中，在全部人口1億7千萬人之內，約有1億人口是受壓迫的和無權利的⁴⁹。」1941年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三小國中，大約有1千萬的人民等候德軍去解放。希特勒所要做的事情就只不過是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入蘇俄境內，並立即宣布取消集體農場而已。德軍在1941年攻勢戰役的各會戰中，曾獲得數目龐大的俘虜高達250萬人以下，但這種戰果，實在並不能全歸功於德軍的戰略成功，而是由於憎惡共產主義的蘇俄人民，普遍不滿意蘇維埃政權暴虐的結果⁵⁰。然希特勒一直把俄國的占領區當作是開發壓榨的對象，並宣布蘇俄境內的居民都是「次人」

45 鈕先鍾，《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8年7月），頁63。

46 On War, p.720.

47 Erich von Manstein原著，鈕先鍾譯，《失去的勝利（上）》（Lost Victories）（臺北：星光出版社，2001年12月），頁201。

48 李則芬，《戰略釋義》（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民國73年6月），頁43～44。

49 J. F. C. Fuller原著，鈕先鍾譯，《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312～315。

50 同註34，頁106。



（Unetrmenschen）並決定進行一個滅種的戰爭⁵¹。

假若希特勒的占領政策，能夠運用適當的政治措施，而注意於爭取俄國的民心，同時儘量利用投降分子，予俘虜寬大的待遇，那麼不但很容易使紅軍瓦解，而且俄國境內的被壓迫民族，也一定會羣起反抗，與蘇維埃政權作戰⁵²。這樣的政治效果，或者能達成希特勒的冀求，而在冬季來臨以前結束本戰役。然希特勒不是想毀滅共產主義，而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這是整個戰役中的最大錯誤，可見希特勒完全沒有記取歷史的教訓。

三、作戰目標的指向——是否指向敵系統的重心

軍事作戰係在所望時間、空間及目的上，對敵重心發揮優勢戰力，以癱瘓、降低、摧毀敵作戰能力。克氏所談論的重心，是能夠對敵人產生效用，因而打擊重心是最有效的，如此始能徹底擊敗敵人，能否擊敗俄國，就要看對於其重心是否能作正確的選擇⁵³。德國在入侵蘇聯前，訂定3個軍事目標，且每個目標後來分別變得比其他更優先，不知何者才是主要目標，造成巴巴羅薩行動執行時的混亂及爭執⁵⁴。希特勒在召開會議前，先單獨召見每一位出席人員，希望預知每一人的意

見，儘管波克元帥和古德林、霍斯將軍都一致表示絕對主張向莫斯科進攻，可是希氏在致詞中還是強調占領列寧格勒是他心中第1個目標，希特勒卻說在這個時候，他還沒有決定到底是莫斯科還是烏克蘭。不過他又認為向烏克蘭進攻，對於經濟方面也具有很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是可以占領克里米亞，這是蘇俄的航空母艦，可以轟炸到羅馬尼亞的油田。

又如8月4日的軍事會議，希氏強調占領列寧格勒是第1個目標，至於第2個目標是莫斯科或烏克蘭則尚未決定；然不出兩星期後，卻同時向列寧格勒和烏克蘭東部展開雙管齊下的攻勢，分散了自己的兵力⁵⁵。拿破崙曾言：「戰爭指導應有其程序，任何戰爭皆有一目標。諸不知在戰爭中最重要而具有支配作用者，厥為目標，目標既經選定後，必須堅持而貫徹到底。」戰役中希特勒一再更改目標，對於戰略目標的問題始終爭論不決，其結果是不僅希特勒無法達到過於遙遠的目標，而且也使得陸軍總部產生目標的混亂和動搖⁵⁶。

四、攻勢重心的決定——達成作戰效果

作戰效果係指軍事行動所引起或造成在狀態、行為或行動自由上之改變。效果與手段之運用有助於擴展戰略及戰役目標

51 同註49，頁314。

52 實踐學社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指導概史》（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1年10月），頁77～78。

53 On War, p.627～628.

54 Kenneth Macksey原著，劉廣華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軍事錯誤》（Military Errors of World War Two）（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94年8月），頁53。

55 同註38，頁36。

56 同註47，頁201。

的內涵、選擇適切行動、律定優先順序、發展精確評估方法，以提高聯戰效能⁵⁷。現代作戰，必須認清敵人的「重心」不是它「力量的來源」，而是它的「致命點」⁵⁸，在同一戰場內的戰爭重心，並不是固定不變，它是隨戰爭目的變動，隨時改變⁵⁹。戰略家的基本問題即為找到「重心」之所在，然後再指導軍事力量向它推動。作為決策者不僅要善於識別敵人的「重心」，而且更要善於集中兵力予致命的一擊，只有不斷尋找敵人力量的核心，向他投入全部力量，以求獲得全勝，才能真正擊敗敵人⁶⁰。

克氏的重心是關注效果的達成，也是如何使敵軍崩潰⁶¹。戰役中，希特勒經常改變攻擊重心（如訓令第33、34及35號），如德軍將領要求希氏批准將攻擊的重心置於莫斯科的行動，然希氏始終堅持重心是高加索地區，待希氏改變主意，將莫斯科重新成為主要進攻重心時，已錯過關鍵時刻。德軍參謀長哈爾德言：「分散我們的兵力，並延誤了有決定性方面莫斯科的攻勢進度。因此沒有在會戰中殲滅全部蘇軍，攻略蘇軍的重心（莫斯

科），促使蘇軍衰敗和崩潰，為戰略上的極大錯誤⁶²。」

五、作戰指揮階層對重心的歧見

對於戰役的重心選定，希特勒與參謀本部間，存有極深的歧見。參謀長哈爾德主張，應將重心指向於莫斯科及交通系統中心，因莫斯科是蘇俄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同時也是工業地帶之一，德軍進攻莫斯科，蘇軍不能再像1812年對抗拿破崙時那樣的退避，為保衛莫斯科，必出全力而應戰，如此德軍可迫蘇軍決戰，而加以殲滅，完成戰役目的。但希氏認為莫斯科並無重要戰略價值，而應指向列寧格勒，一旦占領該處，即可北向芬蘭，南達南俄，控制蘇俄的工業地區⁶³。由於對將領的不信任，希氏不讓所屬指揮官獨斷專行，不斷加強對作戰指導的干涉，夢想以閱兵場內，指揮若干步兵營運動的方式，來指揮龐大的兵團，造成指揮階層龐大的歧見⁶⁴。如7月中旬波克集團在中央正面獲得壓倒的優勢，就可突擊莫斯科，但19日希特勒頒發第33號訓令，宣示主要目標不在攻略莫斯科，命令中央集團軍指揮官波克將兵力向南北方轉用，致喪失攻擊莫

57 同註31，頁3～5。

58 Mark A. Clodfelter, *Molding Airpower Convictions: Development and Legacy of William Mitchell's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Paths of Heaven: Evolution of Airpower Theory*, (Maxwell AFB, Al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0～98.

59 唐煥章，《戰爭新論》（臺北：國防部印，民國53年9月），頁103。

60 同註12，頁161～163。

61 *On War*, p.728.

62 同註34，頁104、169～170。

63 同註33，頁342。

64 同註36，頁347。



斯科的機會。

在希氏經常干預軍隊的指揮（如訓令第34、35號），於是德軍的作戰逐漸喪失它的決定性，如參謀長哈爾德所述：認為這是把德軍戰略，移到戰術性的水準；又說，元首的分析，有許多地方從野戰指揮的立場來看，都是不正確的，它們是完全違背大兵團作戰的戰略觀念。亦如孫子所言，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六、統帥正確判斷乃是致勝關鍵

軍事作戰係在所望時間、空間及目的上，對敵重心發揮優勢戰力，以癱瘓、降低、摧毀敵作戰能力；通常摧毀敵重心為求勝且直接使敵喪失作戰能力的方法，然重心常視作戰環境不同而改變，如敵主力部隊在未集結或完成編組時，即非敵重心；因此，敵、我重心之分析與研判須持續進行，並貫穿作戰全程，以利作戰任務之達成。在戰略的大空間中，各狀況的考量與決心，實際上都取決於戰場的指揮官⁶⁵。

如果在戰術上沒有辦法將許多分離縱隊行協調攻擊而獲勝，則在戰略上因為分離更形加大，必將更為困難，或更不可能成功，就應完全放棄這種戰略攻擊⁶⁶。依克氏的觀點，指揮官須預判是否敵軍在經過一次衝擊之後，仍顯示有作戰的決心與實力，或只是一群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

他也須預判敵國在各種資源被封鎖，各連絡被切斷後，將會產生多大的削弱和麻痺作用；以及研判敵是否在遭受重擊後就此癱倒崩潰，或反作困獸之鬥⁶⁷。

按曼斯坦元帥的看法：希特勒所犯的第一大錯就是對蘇俄的資源和紅軍的戰鬥素質估計過低。因此他一切的想法都是假定在戰役中速戰速決把蘇俄打倒。不過即令這是可能的，也必須設法使蘇俄同時發生內在的崩潰⁶⁸。同時希特勒對蘇聯的作戰，因過分低估蘇軍的戰力，以致演成賭注國運的決戰，尤其輕率的思考，一味追求華而不實的政略目標，實為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假若希特勒能夠虛心坦率的接受陸軍總司令的意見，繼續攻略莫斯科，或陸軍總部官員，能在接奉開進訓令後，立即放棄成見，遵照第33號訓令而行動，那麼也可能在雨季來臨前，就可尋求蘇軍主力決戰。

七、誤判重心而浪費時間

從事戰爭的雙方都需時間，問題是就雙方（不論那一方）的立場而言，最先期望獲得的是「時間充裕之利益」；就德國而言，其國力對於占領敵人各省所增加的時間支出，不一定能夠負擔得起，勢將逐漸感到困難，終將陷於入不敷出之窘況。如此，時間本身即會帶來一種突然的變數⁶⁹。當攻蘇戰役發動，至7月底德軍東線不斷向東推進，南面集團亦在烏曼圍殲蘇

65 On War, p.728.

66 On War, p.728.

67 On War, p.657.

68 同註45，頁111。

69 On War, p.688.

軍達22個師兵力，中央集團軍在斯摩稜斯克俘獲蘇軍達30萬人。然此時希特勒卻頒布「第33號訓令」抽調中央集團軍主力，幫助南北集團軍作戰，與南方集團軍會師於基輔，至9月25日會戰結束，俘虜蘇軍達65萬人、火炮3千5百門、戰車9百輛，基輔會戰對希特勒言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會戰，但是對於德國陸軍參謀總長而言，它卻是東戰場上的第一個最大的錯誤，因為中央集團軍要到9月30日始能準備繼續進行對莫斯科的作戰，喪失兩個月的寶貴時間⁷⁰。

其後德軍雖朝向莫斯科發動代號「颱風」的作戰行動，但這時間損失卻無可補償，因為天氣已發生變化，道路因下雨大都變成泥沼，影響德軍大規模的部隊運動，唯一能行動就是有寬履帶的車輛，在它們燃料尚未耗盡前，也就用來沿路拖動其他的車輛和火炮，最後德國軍隊是散布在幾百哩的戰線上，數以千計的摩托化車輛都坑陷著不能動彈，直至寒冷天候到來。而德軍喪失的時間卻可使蘇軍有時間將其增援部隊送達前線，有充分時間準備莫斯科會戰。

故本戰役希特勒完全違背克氏戰略原則，須迅速使用武裝部隊，每一無益的時間消耗，無益的繞路，均是兵力上的浪費，就是要以最短距離指向目標，完全終止忽右忽左，或左右搖擺不定的一切無益爭論，而遭致最大的失敗⁷¹。

八、重心對後勤支援之影響

後勤係運用各種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以建立增進軍隊生存持續力與戰鬥持續力，並支援戰爭達成目標之科學與藝術。而需求為後勤之重心所在，亦為戰役成敗之關鍵；故全程應考慮作戰方式、兵力、時程、地域，及敵情、地形、季節、天候等因素分別精確計算，而決定戰役各階段之後勤需求，及早策劃，分期完成整備，俾能適切支援各階段之作戰，藉以確保三軍持續戰力。訓令21號是將作戰目標選定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及史達林格勒之線，以地圖的直線距離估計，北方為900哩，中央及南方為1,000哩，如考慮到德軍在戰鬥、迂迴、旋回等運動中距離，以最少限度計算，至少達1.5倍，這麼遠的距離，德軍後勤如何克服，能否適時補給，未予考量。

同時入侵戰爭開始時，德軍戰車總數僅有3,200輛，但每月產量從80增加到210輛，卻不足補充戰爭的損失。另補給燃料數量只夠小部分運輸工具摩托化，也限制摩托化師的數量，師屬運輸工具大部分還是馬車，又因卡車的不足，加上冬天使摩托化運輸變得非常困難，而改空運替補，但空軍數量有限，只好使用作戰飛機甚至連學校中的飛機也被抽調來擔負運輸任務，因而造成飛機失事率大增⁷²。

又因希特勒逐次轉換戰略目標，兵力重點指向隨之不斷更替，加大後勤補給的

70 同註38，頁43。

71 On War, p.720.

72 J. F. C. Fuller, 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Decisive Battles of Western World (III)）（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5年3月），頁547。及註38，頁60。



困難度，影響補給運送。同時德軍的補給所依賴則是狹窄、延長擴達1,000哩而極端易毀的路線，尤受到蘇軍游擊部隊的嚴重威脅，加上嚴冬、敵人威脅及蘇俄的焦土政策下，使德國資源的使用到達極限。

結語

英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富勒（J. F. C. Fuller），在《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一書中指出，克勞塞維茨對軍事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他對戰爭與政治的透澈分析。而克氏論述大戰略的本質，就是使戰略服從政治及如何使敵人屈服於我方意志的行為，藉以達成政策目標，與打擊敵人「重心」的理論，因為它控制著一切戰爭的大戰略目標。戰爭計畫包括整個戰爭行動，打垮敵「重心」是軍事行動的目標，消滅敵不同層次的「重心」是整個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為對付同一重心，應儘一切努力保持主要行動方面的優勢，就是要以最短距離指向目標，完全終止搖擺不定的爭論。戰爭計畫在戰略的空間中應有主從趨向，重心位置的考量與決心，實際上都取決於戰場的最高指揮官⁷³。

戰略沒有好壞優劣之分，只有適當與否之別，適時、適所得以對症下藥，就是戰略上上之選，否則戰略雖優亦無用武之地。德軍在1941年初期的包圍戰後，遙遠的「重心—莫斯科」，就變得越來越近。假若希特勒能夠虛心坦率的接受陸軍總部的意見，而續行攻略莫斯科；或陸軍總司

令官以下的人員，能在接奉開進訓令後，立即放棄成見，遵照第33號訓令而行動，那麼也可能在雨季來臨以前，就可以尋求蘇軍主力決戰，而達成奪取莫斯科的目的也未可知。然就本戰役言，即令希特勒能夠占領莫斯科，戰爭卻也不一定就會結束，因為在莫斯科的後面還有長達4千5百哩的未征服領域，又何況從1941年12月11日起美國也投入戰爭。但戰役中可確定的是，整個冒險的東線作戰，最嚴重的即是在重心選擇攻略上，即為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浪費太多的時間，錯估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重心」。

美軍聯合作戰準則中明確的指出在分析過程中，作戰計畫人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到敵我雙方的戰略重心；也就是戰力、火力和抵抗的來源。找出重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錯誤的敵我重心分析，將導致嚴重後果。特別是會因此而無法以可接受的代價、傷亡、時間和物資來完成軍事目標，進而無法產生決定性戰略或作戰結果⁷⁴。克氏的「重心」概念爭論雖多，但只要在鑑定敵方核心戰力前，無論是指揮官或參謀人員，均先理解關鍵要素與敵「重心」的互補關係，將可使擬定的戰爭計畫更為合理、具體，且對敵產生重大危害而具有決定性或顯著效果，本戰役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教訓。

收件：99年4月8日

第1次修正：99年4月13日

第2次修正：99年4月27日

接受：99年5月4日

73 On War, p.p.720~728.

7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Publication 5-0, Joint Operational Planning, p.p.IV-8.